

新時代
小叢書

15

蘇聯是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範

潘克拉托娃作
李少甫譯

中華書局印行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А. Панкратова

СССР—Образец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蘇聯是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範

李 少 甫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蘇聯是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範

一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人類歷史中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奠定了世界上第一個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始基。蘇維埃國家是在全民革命高漲並以無產階級勝利暴動完成此種革命的條件下產生的，它在三十年的存在期間，已經變成了不可摧毀的社會主義堡壘，這種堡壘受全世界愛好自由民族的愛護、尊敬與感謝。在蘇維埃國家內已經實現了世界上優秀人士關於消滅人剝削人制度的許多代的幻想。蘇維埃國家消滅了私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階級，堅固的確定了社會主義財產，作為新的蘇維埃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基礎。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它已把落後的農業俄羅斯，變為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變為社會主義工業與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

由工人階級偉大領袖列寧與斯大林領導的蘇維埃國家，已經提高了從前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人民大眾的創造力量，把他們變成全部社會關係輝煌改造的積極參加者。蘇維埃國家，在過去俄羅斯一切落後民族的生活中的改造力量就表現得特別明顯，這些民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都已達到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空前未有的迅速發展與高度水準。

列寧與斯大林曾經指出國家的偉大意義，及無產階級利用國家以便達到社會政治解放的必要。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就推翻了那些否定國家作用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派的理論。馬克思與恩格斯以科學方法證明了國家對於鎮壓剝削者的抵抗，以及領導廣大民衆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是必需的。列寧發揮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及其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之作用的學說，並且發現了蘇維埃政權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前夜，所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本天才著作中，曾經指出組織成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如何可以而且應該利用國家對於俄羅斯的全體勞動者與被

壓迫民衆進行社會的與民族的解放。

列寧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及其他許多次的演說中，曾經說過蘇維埃國家是一種新式國家，這種國家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害的轉入社會主義的形式。」（「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列寧着重指出，組織新式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建立革命解放的民族志願的國家聯盟，需要仔細的鄭重的準備工作。列寧寫道：「這種聯盟是不能立刻實現的；在這種聯盟以前，必須有最大的耐性與謹慎來準備，以便不致糟蹋了事業和引起不信任，以便消滅地主和資本家多少世紀的壓迫所遺留的不信任，以及消除私有財產和因為分配及重分財產而生的仇恨。」（「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五七頁）

列寧沒有能夠完成他所考慮的著作，在這樣的著作中恐怕可以總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經驗。工人階級的天才領袖，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創造者與鼓吹者早期的死亡，使他不能看到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美滿結果。

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條件下，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經驗，始終遭受失敗。民族問題在煩惱人類的社會問題中是最困難的一個。資本主義以其本質是分裂人類的，所以不能剷除民族的仇恨，這種仇恨的基礎是深刻的社會矛盾。列寧與斯大林估計到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多民族國家在階級社會歷史中存在的歷史經驗的失敗，就教訓道：祇有推翻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勝利才能造成一切條件，來消滅民族壓迫及團結各民族成爲一個總的國家聯盟。

斯大林同志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新的具體歷史經驗，繼續並發揮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他指出蘇聯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新式多民族國家的模範。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基本階段和它的主要任務與職權，它的形式與推動力量都曾經給了簡短澈底而適當的分析。斯大林同志總結了他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國家理論，曾經作出以下的結論：「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現在所有的，是完全一種新的，歷史上還沒有看見過的社會主義國

家……」(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六〇六頁)

斯大林同志在其他演說中，特別是在偉大愛國戰爭年代，曾經多次反覆檢討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質問題。他曾經指出希特勒黨的冒險家在他們對蘇聯實行強盜的攻擊時，他們是不了解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與特點的，這就是他們的侵略計劃破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法西斯蒂侵略者把蘇聯看作「某一種地理名詞」，不把它看作團結一致的特別形式的多民族國家，他們以為蘇維埃制度是不堅固的，並且認為：在紅軍初次失敗的影響下，在蘇聯各民族之間，就會發生衝突，起來暴動，而國家就會分裂為許多部份。

敵人殘酷的打算錯了。蘇維埃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了戰爭的考驗。不僅如此，正因為我國的各民族創造了新式的多民族國家，作為這種國家基礎的是各民族的互信合作和友愛，他們才能在空前未有的大規模與殘酷戰爭中獲得了偉大勝利。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說中，指出了蘇維埃人民勝利的偉大歷史意

義及其原因。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的勝利，是意味着：第一，我們的蘇維埃社會制度勝利了，它已經證明了具有完全的生活能力。其次他指出我們的勝利就是意味着：第二，「……我們的蘇維埃國家制度勝利了，我們的多民族蘇維埃國家支持了戰爭的一切考驗，並且證明了它的生活能力。」（斯大林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選民預備會議上的演說」，一九四六年國家政治出版局出版，第十頁）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對於外國反動報紙的代表關於蘇維埃多民族國家不會持久的說法，以及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這種國家在最短期間，就會崩潰的預言曾經給予徹底的批判，他說：「蘇聯對於這些先生們早已成爲他們的眼中釘。蘇聯好像燈塔一樣已經挺立了十九年，它以解放的精神傳染於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引起工人階級敵人的忿怒。但是它，這個蘇聯，不僅簡單的存在着，而且甚至於發展着；不僅發展着，而且甚至於繁榮着；不僅繁榮着，而且甚至於制定新憲法草案；這個草案啓發人類的智慧，對於一切被壓迫階級，又播下了新的希望。」（斯大

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二〇頁）

戰爭證實了勞動者對於蘇維埃國家威力的希望，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預言：所謂蘇維埃多民族國家似乎是一個「人造的無生命的建築」。在戰爭打擊之下，就要瓦解，並且要遭遇奧匈帝國的命運。

但是戰爭表明了蘇維埃多民族國家不僅能夠支持戰爭的最困難考驗，而且在戰爭時期還更加鞏固起來了，斯大林同志說道（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這些先生們不了解和奧匈帝國比擬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不是在資產階級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基礎足以挑撥民族不信任與民族仇恨的感覺——而是在蘇維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基礎，相反的正在培養我們國家各民族友愛兄弟合作的感覺。」

蘇維埃政權在開始建立多民族國家的時候，在它的面前已經有了各資產階級國家建立多民族國家失敗的經驗，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曾經說過：「它終於接受了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經驗，因為它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國家應該

能支持一切和任何的考驗。」（全上著作第五一三頁）

爲什麼在資產階級國家內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經驗是失敗的？我們現在來研究奧匈帝國、土耳其、波蘭與沙皇俄國這些多民族國家瓦解的經驗，這些國家確實不能支持戰爭的考驗，因爲它們無論對於抵抗敵人和爲了繼續發展和生長，都沒有內部的力量。

在十五——十六世紀形成的哈布斯堡奧地利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這種國家內德國民族及其貴族資產階級的上層是起着領導作用。奧國是建立在強迫統一各種民族的基礎上。奧地利曾經奪取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捷克、匈牙利、卡倫西亞與克拉印等邦的土地，但這些土地的大多數都是屬於斯拉夫民族的，他們曾經頑強的抵抗皇帝與教皇取消他們的獨立語言與宗教的企圖，這種爭取民族獨立的英勇鬥爭，已經繼續了兩世紀了。

亞丹密茨凱維奇曾在他的「關於斯拉夫文學的演講集」中如下的描寫多民族的奧地利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的狀況：「這一個帝國共計有三千四百萬居民，但實質上其中

不過六百萬人，因為六百萬德國人征服了二千八百萬人的其餘種族。假若從這些六百萬人中再去掉（德國的）農民、手工業者與商人等，因為這些人都完全不參加管理國家的，那末所剩下的最多也不過兩百萬奧國人，這些人就統治着全部廣大羣衆，這兩百萬人——或者正確一點說，他們的利益和觀點，——差不多代表了一百個家族，這一百個家族雖然屬於德國、匈牙利、捷克、波蘭與羅馬尼亞民族，但他們都說法國話，並且把大部份資本都保存在國外。他們有兩百萬的官吏與士兵替他們服務，就統治着其餘的三千二百萬人。這在實質上祇是一種類似英國東印度商業公司的社團，後者也是統治着廣大的領土。普通關於奧地利都有一種虛假的觀念，在事實上它從來不會是日爾曼、匈牙利與斯拉夫的國家，這祇是一種集團，把所有的要從如此廣大的人烟稠密的土地上吸吮生命汁液的分分子都團結起來罷了。」（引自「民族問題」文集第一卷，共產主義研究院一九三一年出版，第五十九頁）

德國的封建農奴制度的上層分子，在實現國家中央集權化的時候，曾經根據等級的

官僚原則建立政權機關，大工業的發展比較薄弱與挑撥各民族互相仇恨的政策使得德國民族的地主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能夠在奧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西歐先進國家比較落後，還未能包括多民族的帝國，促成被壓迫民族走向民族覺醒的時候，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布斯堡帝國鎮壓了革命的與民族解放的運動以後，就在一八四九年三月公佈了新憲法，根據這一憲法，匈牙利就完全服從了奧地利。以後德奧的上層分子與匈牙利的統治顯要，又在一八六七年簽訂了一個協定，由於這種協定的結果就出現了奧匈帝國，這個協定是由於犧牲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的利益而訂立的。

斯拉夫各民族自從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成熟了，都不願意忍受統治的德國民族的壓迫，由於這一個原因，奧國的「紙糊帝國」就不會是有生命能力的國家，沒有一個統治的民族——無論是奧國的德人或者是匈牙利的馬奇亞爾人——都不能在國家佔據多數，奧國在這個時候有九百萬德人及一千七百萬其他民族（捷

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斯洛文尼亞人）。在匈牙利有一千萬馬奇亞爾人，也有相等的其他民族（羅馬利亞人、斯洛伐克人、烏克蘭人、霍爾瓦特人與塞爾維亞人）。國內的大多數人民都是斯拉夫民族，他們的語言、宗教與傳統都是與統治的德人及與之瓜分政權的馬奇亞爾人完全不同的。

奧匈帝國的管理制度又加強了德國民族、馬奇亞爾民族統治階級日益增長的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等級的選舉制度（在選舉權改革以前）又保證了德國地主與資產階級在國會中佔據優勢。奧匈帝國的統治階級藉賴宗教、武斷宣傳與直接挑撥各民族的感情，企圖統治一切被壓迫民族，這就引起了不斷的民族衝突與經常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更由於奧國社會民主黨把奧匈帝國的無產階級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住所」予以分裂而尖銳起來。在一八六七年，奧國的社會民主黨分裂成六個獨立的民族黨，那就是德國的、捷克的、波蘭的、烏克蘭的、意大利的與南斯拉夫的民族黨。職工會也按照民族分裂了。奧國的社會民主黨曾經提出「文化民族自治」的綱領，這種綱領的出發點是保

存奧匈帝國的完整，放棄了要求民族自決直到民族分離的革命權利，而滿足於微小的改革及「文化發展自由」的要求。

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的時期（也如一切戰爭一樣），這種戰爭乃是一個國家的力量與生活能力的考驗，所有的上述情況，就使得奧匈帝國表現了深刻的內部弱點，以致不能支持戰爭的打擊。奧匈帝國的一切被壓迫民族，不願意擁護那種對於他們是一個「枷鎖」，強迫他們拖着「紙糊帝國」的政權。南斯拉夫的民衆公開支持塞爾維亞。捷克的民衆都轉到俄羅斯這一方面，在全國普遍加強了反戰運動，罷工也多起來了。民族解放運動也發展起來了。

俄羅斯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奧匈帝國的革命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之迅速發展給了巨大影響，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提出了關於他們獨立的問題。當德奧軍隊在前線之失敗與保加利亞及奧匈帝國退出戰爭之消息剛剛傳來的時候，就開始了國家的瓦解。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波蘭各省都宣佈了自己的獨立，過了兩個禮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

二十三日霍爾瓦特人，塞爾維亞人與斯洛文尼亞人都暴動起來組織了自己的政府機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斯洛伐克與喀爾巴阡烏克蘭組織成的捷克斯拉夫共和國也宣佈成立了。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組成了匈牙利的民族議會，十月三十一日匈牙利就宣佈成立共和國。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奧國自己也宣佈成爲共和國了。這樣便完結了「紙糊的」奧匈帝國的命運。

布爾什維克在制訂黨的民族綱領時，曾經估計到這種成立多民族奧匈帝國的失敗經驗，這種綱領以後便成爲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的基礎。遠在一九一三年二月間列寧就向高爾基寫道：「關於民族主義是完全和你同意的，就是應該鄭重的研究這個問題。我們這裏有一個奇才喬治亞人，正在坐着爲『宣傳』寫一篇大文章，他已經收集了一切奧國的及其他的材料。我們要努力做到這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裏不會有像奧國那樣的壞現象。我們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在使大俄羅斯人多一些弟兄。對於工人們是不能容許有『奧國精神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二八頁）

土耳其或奧圖曼國家——包爾特(Perte)的瓦解也是一樣顯明的，它也是不能支持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的考驗與困難。在土耳其週圍強迫統一的許多民族，主要的是斯拉夫民族，乃是長期討伐的結果。

包爾特依照馬克思的分析，乃是「唯一真正的中世紀軍事大國，這種國家曾經擴張它的政權於許多民族及種族之間。它佔有了三大洲的廣大領土，強迫大批不同的民族加入它的組織。」包爾特不承認各個民族，祇把人民按照宗教的標誌加以區別。

所有加入土耳其組織的巴爾幹半島的非土耳其民族，都比土耳其人有更多的民族發展的先決條件，後者在巴爾幹乃是一個異族，而且在數量上也是很少的，例如在摩萊區域有四十萬希臘人，但祇有一萬五千到兩萬回教徒（密勒著：「穆斯塔法·拜拉克塔爾」，蘇聯科學研究院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五十八頁）。所以如「土耳其之新研究」的作者密勒所指出的「對於土耳其命運特別重要的就是下面一個特點：在土耳其人沒有變成民族的很久以前，就開始了多種族奧圖曼帝國的創造與分裂的過程。」（全上著作第

三五五頁)。這也是土耳其內部薄弱的原因之一。奧圖曼帝國曾經掙扎了將近一百年，但在十九世紀初葉乃稍遲的時期，在被土耳其壓迫的各民族中就發生了民族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始終在打擊着落後的回教土耳其。

顯著的政治運動僅在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方在土耳其發生，它反映了土耳其人民，尤其是土耳其被壓迫的人民的覺醒。在斯拉夫人中加強了趨於獨立的傾向，這些民族在很早以前就想在與它有血統關係的俄羅斯人中找得支持與援助，當土耳其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戰爭中失敗以後，俄羅斯曾經要求保加利亞獨立，塞爾維亞與契爾諾高尼亞也曾從土耳其獲得一些領土，這些領土都是住着南方的斯拉夫人。在其他住着非土耳其人的區域也曾經規定了許多擴大被壓迫民族權利的措施。

與俄國戰爭以後被削弱的土耳其，已經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但是亞洲專制的基本特點，還沒有動搖。這些特點表現了回教政權，民族壓迫全部制度的特點。奧圖曼帝國的民族政策的特徵，已由一個土耳其地主致回教國王的一封信中表現出來

了。他因為注意到一七八六年暴動起來反對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就寫道：「假若我們在歐洲部份的土耳其已經寬容了一條蛇，但是我們不應該在亞洲部份的土耳其再重覆這種愚蠢；理智要求我們消滅並從我的土地上剷除一切在後來可以威脅我們的危險分子，以及成爲歐洲列強手中的武器與干涉對象的分子。」（包里陽著：「亞美尼亞與蘇聯的國際外交」，卷上，第二四三頁）。

土耳其解決民族問題這種「方法」，引起了奧圖曼帝國一切被壓迫民族運動的加強，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曾以特別的頑強性來爭取獨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亞美尼亞人的民族運動就採取了有組織的形式。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全部土屬亞美尼亞境內，亞美尼亞的農民都在熱狂的準備武裝暴動。阿布都爾·哈密德政府曾經企圖採用普通的屠殺方法來制止暴動。在薩遜區域，土耳其的軍隊曾於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屠殺了一大部份亞美尼亞人民，這種屠殺政策在以後幾年也曾經重複過，這就使亞美尼亞問題變成了國際問題。在土耳其的馬其頓區域也曾經發生不斷的反土的暴動，在這個區域的居民

都是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與土耳其人。馬其頓的農民曾經進行不斷的鬥爭反對土耳其的統治。在阿拉伯人、亞爾巴尼亞人及其他非土耳其的民族中也加強了解放的企圖。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曾經企圖在大土耳其主義的基礎上造成「各民族團結統一」來解決土耳其的民族問題，也就是說在土耳其領導之下統一一民族。但是這種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方案乃是一種烏托邦。大土耳其主義（奧圖曼主義）的基礎，實質上也是如從前一樣壓迫各民族，是不會在非土耳其民族中獲得擁護的。一九〇八年土耳其的革命並沒有帶着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也沒有解放各種民族的奴役。這就是由於政權轉入資產階級地主集團手中而告完結的土耳其革命薄弱的原因之一，以及土耳其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失敗的原因之一。

像凡爾賽「和平創造者」在一九二〇年建立的地主波蘭與君主南斯拉夫，這些資產階級國家，強迫統一與分裂的經驗，若按其結果來說，也是非常顯著的。

舊時的南斯拉夫王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哈布斯堡帝國瓦解的廢墟上產生

的，乃是民族壓迫最標準的一個國家。凡爾賽的「和平創造者」，在建立南斯拉夫的時候沒有估計到該國人民的民族特點與利益，參加南斯拉夫的組織中的有四百七十萬塞爾維亞人，二百八十萬霍爾瓦特人，一百萬以上斯洛文尼亞人，六十三萬馬其頓人，五十一萬二千德國人，四十七萬二千馬奇亞爾人等等。南斯拉夫的強大民族是塞爾維亞的地主與資產階級統治者，統治着九百萬非塞爾維亞人民，主要的是農民。在南斯拉夫王國中民族問題是被壓迫民族（霍爾瓦特人、斯洛文尼亞人及其他）反對統治的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尖銳衝突與不斷鬥爭之根源。

這些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王國政治軍事薄弱的因素之一，以致在一九四一年造成了四月的崩潰。德國法西斯蒂侵略者佔領了南斯拉夫以後，曾經利用該國的民族矛盾挑撥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相互關係，削弱他們抵抗侵略的力量。他們抱着這個目的組成了以耐吉啓爲首的塞爾維亞傀儡政府，以及由希特勒走狗烏斯塔西領導的「獨立的」霍爾瓦梯亞，又把斯洛文尼亞大部份領土讓給義大利法西斯蒂。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解放了俄國的烏克蘭的與白俄羅斯的民衆，使他們擺脫了地主與資本家的壓迫，並且宣佈了波蘭的獨立存在。但是波蘭的地主在英法帝國主義支持之下，在一九二〇年曾經向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組織討伐，幻想犧牲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由波羅的海直到黑海建立一個「偉大的波蘭」。

紅軍打退了波蘭干涉者的進攻。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在里加簽訂了「俄波和約」，根據這一條約，一部份在戰爭初期握於波蘭人手中的白俄羅斯領土也劃歸了蘇維埃俄羅斯。但是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仍然在波蘭地主壓迫之下，在里加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波蘭代表團曾經莊嚴的允諾給予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人民無阻礙的民族發展與文化發展的機會，這些諾言並沒有實現。根據「里加條約」參加波蘭國家的有許多非波蘭的民族（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德國人、立陶宛人等），這些民族的總數約佔波蘭全體人民百分之四十。波蘭地主曾經以人爲的方法把少數民族區域控制在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態中。在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民族區域中有很多地主的莊園，因此在這裏波蘭地主對

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農民的階級壓迫及民族壓迫是相提並用並同時加強的。

自從資產階級多民族的波蘭，因不能支持希特勒軍事打擊而告瓦解以後，蘇維埃人民就伸手援助那些被拋棄的、聽天由命的、自己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兄弟。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人民的痛苦，在一九三九年英勇的紅軍進入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境界以後，就告終了。

上述的一切多民族國家的例子，都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統治的基礎上，表明了這些國家的民族壓迫，都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產生的。在所有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內的統治民族，都是企圖以武力控制被壓迫民族並剝削他們。當戰爭的嚴重考驗到臨的時候，它們的瓦解主要原因與內部弱點便在於此。

祇有深刻的社會與經濟的變革才能急劇改變被壓迫民族的狀況，並造成一切條件，以便組織新式的高級的多民族國家。

在世界上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模範就是蘇聯，它把各民族的相互關係都建立

在互信、互助與友愛的堅固基礎上。

二

在蘇維埃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內，民族問題與各民族合作問題解決得比任何其他非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都要好些，這種新式的多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是怎樣形成的呢？

新的社會主義統一不是立刻很容易的代替資產階級地主俄羅斯各民族舊時的強迫統一。沙皇俄國是強迫統一了各民族，但是它在歷史上之發展是與奧匈帝國、土耳其、南斯拉夫王國及地主波蘭這些多民族國家是不同的。在許多經過各種途徑加入俄羅斯帝國的民族中，作為首領及出色民族為了反對民族社會壓迫，能夠團結其他民族的就是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而在十九世紀末葉，最革命的與最先進的俄國社會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俄羅斯及東歐其他國家內，中央國家建立的過程，同時造成了多民族國家。斯大林同志關於東歐各國寫道：「在這些國家內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或者剛

剛萌芽，但是防禦土耳其人、蒙古人及其他東方民族的進攻，要求立刻組成中央國家，以便能夠抵抗侵襲。因為在東歐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過程比較人民形成民族的過程來得快，所以在東歐就組成了幾種人民的混合國家，他們還沒有形成民族，但已經統一在一個共同的國家裏面了。」（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六年出版，第七三頁）

因此，俄國的中央集權國家是在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早於封建制度之消滅而形成的，這就是說比民族的形成也早些。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之建立是因為外來危險的威脅而加快的。所以它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且是由「一個強大的統治民族與若干弱小服從民族構成的」。（全上著作第六十五頁）

斯大林同志寫道：「在俄羅斯，各民族統一者的作用是由大俄羅斯人擔任的，他們有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強大而有組織的貴族軍人官僚作領袖。」（全上著作第十頁）

俄羅斯的歷史之形成是這樣的，從很古的時候起，大俄羅斯人在反對外族侵略的鬥

爭中就起着團結與組織的作用，這種侵略不僅威脅着俄國人民而且威脅一切參加俄羅斯帝國的人民，都有被消滅的危險。各種人民團結起來與異族侵略者作鬥爭，使得他們接近起來，加強了他們的相互了解，使他們能夠認識共同的生命利益，及爲這些利益從事共同鬥爭的必要。

但是沙皇政權的階級本質，與統治階級對於邊境民族的壓迫政策，造成了廣大俄國人民大眾，尤其是非俄羅斯的人民，都感受壓迫與剝削的痛苦。沙皇制度乃是俄羅斯一切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它的階級支柱——地主、貴族、農奴主——在國內享有無限的權力。在新征服的或者新加入的區域內擴大農奴制度的壓迫，就使得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和爭取土地反對封建農奴制度的剝削的鬥爭直接聯繫起來。在最早的俄國歷史中，土地農民問題就與民族問題結合起來。不是偶然的參加拉任與普加契夫暴動的不僅有俄國的農民，而且有住在暴動區域的非俄羅斯人民。

俄羅斯帝國是在一個總的各種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範圍內一種強迫統一，這些民族的

社會發展是屬於不同的階段，參加這個帝國組織的不下五十個民族與民族集團，共計有六千五百萬人以上，在這些非俄羅斯的人民中，幾乎有三千萬人還沒有來得及渡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而且幾乎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還沒有形成民族。沙皇制度以人爲的方法阻礙了非俄羅斯人民的經濟社會發展，它把他們控制在愚暗與無知中，妨礙他們發展民族的自覺。

沙皇制度是強迫許多民族實行國家統一的思想代表，這些民族都是在歷史上團結在一個總的國家範圍以內的。但是這種民族的國家統一是不會堅固的和永久的。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在這種國家內自然要生長強大的離心力，跟着生產力在全國之發展與加強，跟着各民族在這種基礎上日趨強大的程度，他們也就更加希望消滅民族壓迫，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在資產階級基礎上）並與俄羅斯帝國分離。

但是除了這種分離的傾向以外，在俄羅斯帝國時代，就成熟了另一種歷史的傾向——企圖消滅強迫的團結形式，造成各自由民族的親密合作與志願的團結。

如列寧曾經多次強調指出的。在每一個民族中都有兩個民族。大俄羅斯民族的統治上層，羅曼諾夫與蒲里西凱維奇家族的統治匪幫是沒有資格代表俄國人民的。列寧曾經指出，這些「代表」祇是羞辱了我們大俄羅斯民族的人格。祇有那些不惜自我犧牲，起來鬥爭，反對沙皇制度的壓迫，並領導多民族俄國的各種民族革命運動，反對一切虐待、壓迫與剝削的大俄羅斯人，才能真正代表俄羅斯民族。俄羅斯各民族的生命利益迫切的要求他們必須實行戰鬥的團結，圍繞在俄羅斯民族前進分子的週圍，這便造成了俄羅斯各民族反對內外敵人的共同行動基礎。這便生出了相互了解，使他們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走上了共同鬥爭。多民族俄國的全部歷史發展的過程，還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要求各民族必須實行戰鬥的團結，並圍繞在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週圍。

自然，各民族接近與團結在俄羅斯民族週圍的過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容易的事。情。沙皇制度的政策是根據「分而治之」的原則，足以產生民族磨擦、衝突與仇恨。但

是俄羅斯民族的前進代表曾經耐心的堅定的向非俄羅斯民族解釋：分裂與仇視足以削弱自己，促成共同敵人的勝利。

試問那一個俄羅斯階級可以成爲各民族歷史發展的共同成長的團結傾向的代表呢？俄羅斯貴族是不能成爲真正的國家統一的組織者，他們是強迫國家統一的思想代表。而政治上渙散的、胆怯的與反動的俄國資產階級也不能成爲這種組織者。在歷史舞臺上出現很遲的俄國資產階級，已被革命的無產階級急劇的發展嚇倒了，寧願與地主分享政權，而不願走上革命鬥爭的道路，與無產階級一起，來共同反對沙皇制度與地主。只有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由於他的階級本質與革命教育的性質，才能成爲，而且已經成爲人類前進的解放思想的代表與俄國各民族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志願團結的組織者。

俄國的工人階級在企圖實現自己的基本目的，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時，首先必須剷除這條路上的最重要的阻礙——沙皇制度。所以俄國工人階級自然的很合規律的

就成爲一般民主鬥爭領袖，在革命的紅旗下，不僅團結了俄國農民，而且團結了被壓迫的非俄羅斯民族，這些民族在基本上也是農民大眾。

我們談到引起俄國民族前進人士感覺民族驕傲的事實，就是他們認識了正是從俄國民族的隊伍中首先出現了自我犧牲的反對沙皇制度的戰士。列寧寫道：「我們現在充滿了民族驕傲的感覺，因爲大俄羅斯民族造成了革命的階級，證明了它能給人類以爭取自由與社會主義的偉大模範……」（「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八十一頁）

俄國的無產階級是一個前進的革命的現代社會階級，他保存了並且增加了俄國人民最崇高的最前進的傳統，遠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以前，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首先就出現了許多革命家如：木匠斯契盤·哈爾吐林，紡織工人彼得·阿列克瑟也夫，五金工人維克特·奧布諾爾斯基，機器匠伊凡·巴布西根及其他許多人。人民大眾的自發的在政治上沒有定型的鬥爭，自從獲得了工人階級作自己的領袖和領導者以後，自從以布爾什維克黨爲首領以後，就逐漸採取更有組織的形式，與廣大的革命規模。

俄國的無產階級已被自己的全部歷史鍛鍊好了，來領導俄國各民族反對沙皇制度與資本主義的解放鬥爭。俄國的工人階級與西歐的無產階級不同，他在國內發展起來，並沒有像大不列顛那樣造成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地域上的分裂。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深刻的而且廣泛的造成了民族無產階級的先頭隊伍，像在東巴斯、巴庫等地這些俄羅斯的大城市與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都包括很複雜的民族成份。各民族的工人在生產與共同鬥爭的過程中彼此接近起來，所有這一切就造成了俄國的工人階級雖然屬於大國民族，但也是被壓迫的，他與一切非俄羅斯民族的共同關係，是比較英國無產階級與大不列顛各殖民地人民的關係更加親密，更加直接的。所以他能更好更親切的知道一切非俄羅斯民族的需要與願望，並在革命鬥爭中變成了他們的天然的領導者。假若沙皇俄國依照列寧的說法是「各民族的監獄」，那末俄國人民，尤其是俄國無產階級，不僅不是沙皇俄國的獄卒，而且還是它的主要毀壞者。

還沒有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能像俄羅斯有這麼多的出自各民族的前進的革命家，並且

這樣親密的團結在一個總的戰鬥組織中，建成一個新式的布爾什維克黨。新式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與建設者列寧和斯大林認為多民族俄羅斯的工人階級祇有與勞動農民，尤其與被壓迫民族的勞動大眾結成戰鬥同盟，才能在反沙皇制度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獲得勝利。

列寧與斯大林在提出「各民族有自決直至與俄羅斯分離的權利」的口號時，着重指出布爾什維克這個口號的辯證法的意義，因為與俄羅斯分離的可能鞏固了各民族的信心，因而也就引起了他們與俄羅斯團結的願望。列寧以下的簡單公式來描寫民族自決這個口號的意義，那就是：「分離是爲了團結」。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列寧這句名言的辯證法性質，他說道：「這種說法甚至於可以說是一種奇談，可是這種『矛盾的』公式，正反映了馬克思辯證法活生生的真理，它使得布爾什維克能夠在民族問題方面取得最不可突破的堡壘。」（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四二七頁）

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在建立新思想中曾起了巨大作用，在多民族的

蘇維埃國家內，就是本着這種思想的精神，來進行各民族的思想教育，遠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就奠定了各民族友愛思想的基礎，這種思想在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的條件下已經大大的昌盛起來。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綱在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勝利以後，變成了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的基礎，它教訓蘇聯各民族都要進行自我犧牲的鬥爭，爭取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教訓他們要有對社會主義絕對忠貞的精神，與戰鬥團結一致及友愛的精神。

布爾什維克黨並不限於要求民族自決，而且同時提出另一個要求——建立俄羅斯各民族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把各民族的優秀人士都團結起來。一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因為要建立本國資產階級的國家，就在革命的隊伍中，實行分裂政策。俄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列寧斯大林的黨，相反的却要求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真正統一。列寧、斯大林的黨及在他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已經達到了動員無產階級革命一切強大的後備軍的目的，其中也包括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正是這種情況幫助了且加快了無產階級在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勝利。因此，俄國人民在過去全部歷史中，是以各民族團結者的資格來反對剝削者，在準備與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執行團結與組織的作用，而俄國人民的最前進部份，無產階級，就是這種革命的領袖。

建立新式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全世界歷史的功績是屬於俄國無產階級的，而這種國家的基礎就是列寧、斯大林的各民族友愛與和睦的原則。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破壞了「統一的不可分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帝國所代表的強迫統一。在十月革命前夜就發生了多民族俄羅斯的自發分裂。各民族的勞動者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獨立的民族集體，開始建立自己的國家。各民族之合作在這一時期還沒有採取固定的形式。列寧認為建立新式多民族國家的道路是困難而漫長的。俄國人民是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各民族的團結者，應該表現政治的遠見，清醒的頭腦，聰明的謹慎，與很大的耐性，以便達到親密的團結各民族並且志願的結合為一個總的國家聯盟。

列寧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建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時候說

道：「我們現在統治着，並不是按照古羅馬的殘酷法律使之分裂，而是以不斷的生活鏈子、階級覺悟的鏈子把全體勞動者都團結在一起。我們的聯盟，我們的新國家比較憑藉強力的政權要堅固得多，後者是以欺騙與鐵血手段結成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人為國家。」

列寧曾經預言俄羅斯聯邦將成爲一個堅固核心，圍繞這個核心將建成一個新式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聯邦是完全志願的，沒有欺騙與壓迫，它將發展起來，而且是不可摧毀的。它不可摧毀的最好保證就是我們現在所創造的那些法律，那個國家制度。」（「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二四頁）

這一個新式國家制度緊跟着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就立刻形成了。

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它頭一個通過的文獻中——「告工人，士兵，與農民書」——曾經宣稱蘇維埃政權「保證一切住在俄國的民族都有真正的自決權」。和平法

令也提出解放各民族的口號作爲基本的要求，爲了領導布爾什維克民族政策之實施，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國家機關——以斯大林爲首的民族事業人民委員部。蘇維埃新國家另一個最重要的舉動，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公佈的「俄國各民族權利宣言」，這個宣言是由斯大林同志寫的，並由列寧批准的。

宣言宣稱堅決的立刻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尊重他們的平等與主權，尊重他們的自由決權，直至分離與組成獨立的國家，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權及限制都宣告廢除。甚至於最小的民族，少數民族與各種人種集團都獲得了自由發展的可能。在列寧與斯大林簽字的一個特殊文獻「告俄羅斯與東方的回教勞動者書」（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宣稱：從今以後，所有回教的信仰與習慣及一切民族文化機關都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

所有這些措施在事實上表明了新蘇維埃國家對於一切非俄羅斯民族所實行的政策是與一切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的政策有原則上的區別。但是新式蘇維埃多民族國家最明顯

的區別還在於它對於一切非俄羅斯民族的國家問題，布爾什維克民族政綱的基本原則——各民族均有自決直至國家分離的權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就開始立刻付諸實施，蘇維埃政權的頭幾個法令就實施了這個基本原則。在十二月間曾經公佈了幾個法令，承認芬蘭、波蘭、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各民族的國家獨立，同時又宣佈土屬亞美尼亞有自決的自由，因為這個民族在戰爭時期曾為沙皇俄國的軍隊所佔領。

在各民族區域都開始建設新的民族共和國，蘇維埃形式的新國家造成了各民族一切經濟文化與政治發展的可能，並且團結了他們的所有力量來建設新式的社會主義社會。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曾經發生蘇維埃政權的勝利進軍。幾乎在蘇聯全部廣大領土內，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在國內若干邊疆區域的資產階級「民族政府」都被勞動大眾的革命高潮所推翻了。

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總結了蘇維埃政權勝利進軍的結果（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二十日）。它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共和國是根據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聯合組成了蘇

維埃民族共和國的一個聯邦。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建議，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還通過了一個「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構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曾經闡述了共和國聯邦組織的基礎。

但是關於聯邦化具體形式的問題是讓給各民族自己解決的。爲了鞏固新的蘇維埃聯邦對於所有參加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切共和國，都給予了完全自治，在蘇維埃自治與聯邦團結各自治共和國的形式中，依照羣衆的志願，已經實現了民族自決。根據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與民族事業人民委員部的指示，在國內開始形成各民族自治的或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曾經簽署了關於蘇俄境內組織第一個自治共和國的法令——韃靼巴西基爾自治蘇維埃共和國。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中間第五次土耳其斯坦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又宣佈成立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國並參加蘇俄聯邦。在一九一八年春季還宣佈成立了其他自治共和國。

蘇維埃的自治作爲建設以前被壓迫民族新國家的原則，決不是意味着放棄建立中央

集權的無產階級國家。列寧指出聯邦與自治，假若在蘇維埃社會制度條件下，並且根據經濟觀點，在合理的範圍內，付諸實施，是能夠促成各民族的團結的：「以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為例，就特別明顯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所實行的和將來我們要實行的聯邦制，正是一個最正確的步驟，來堅固團結俄羅斯各民族成爲一個統一的民主集中的蘇維埃國家。」（「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六頁）

根據列寧斯大林民族原則而進行的國家建設第一階段已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完成了，這次大會曾經通過並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批准了第一次蘇維埃憲法草案。這是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的基本大法，根據新的社會主義關係奠定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多民族國家。在俄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制定了與這個時期前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各民族相互關係與各民族團結的形式。

列寧與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多民族蘇維埃國家俄羅斯聯邦，這就是根據聯邦原則並配合蘇維埃新式自治，實現了各民族的團結。這首先意味着尊重各民族完全志願

團結與鞏固互信的原則。蘇維埃聯邦是建立在蘇維埃政權基礎上，這種政權依照它的本質來說就足以促成各自由平等民族的團結與合作。俄羅斯共和國的聯邦組織是估計到俄國各民族文化與生活的複雜性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的各種階段。各民族自治的形式並不是始終一樣的，但是它們的實質只有一個：造成各民族の友愛關係與互助。

一九一八年在蘇俄首先實現的新式蘇維埃聯邦制，是根本與一切資產階級國家不同的，這些國家在形式上雖然是根據聯邦統一的原則建立的，例如美國、瑞士等等，但是實質上，這些聯邦大半都不是志願的。

例如瑞士的聯邦組織就是由武力造成的。遠在一八四七年，瑞士的一部份省份就團結在天主教「特別同盟」，並且決定與其他的省份分離。這就引起了國內戰爭，結果「特別同盟」遭受軍事失敗，這樣才由武力形成了瑞士聯邦。同樣的武力與戰爭的方法又造成了北美合衆國，美國領土之擴大是由於商業和戰爭，而不是由於加入的那些領土人民的志願。在一八〇三年美國強迫法國把路易斯安那「出賣」給它，在一八一九年又

從西班牙購得了佛洛里達，就把這些「購買」的領土改爲新州。在一八四五年由於與墨西哥戰爭的結果，得克薩斯州又加入了美國，因此一切資產階級聯邦國家，甚至於像資產階級所廣汎宣傳的瑞士和美國這樣的民主政治都是由武力和壓迫的結果造成的，而不是由平等的各民族志願聯合造成的。

蘇維埃制度的勝利促成了那些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還沒有來得及形成民族的各种人民都變成了蘇維埃民族。

列寧與斯大林着重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僅造成了各民族法律平等的可能，而且保證了他們的實際平等。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確了解與實施民族平等的鎖鑰。俄國人民在經濟軍事與文化各方面對於各落後民族的兄弟援助，從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初起，就開始了。已經解放的俄羅斯各民族全部歷史發展的結果要求他們接近合作與團結。外國干涉的威脅，喪失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危險，再度喪失自己獨立的前途，爲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鬥爭，所有這一切都逼迫一切非俄羅斯民族必須造成

統一戰綫來與帝國主義鬥爭。各民族的統一運動在內戰與干涉年代，曾經採取軍事政治同盟的形式，以後各獨立共和國就逐漸建立了條約關係，第一個同盟條約是蘇俄政府與烏克蘭政府在一九二〇年締結的，俄羅斯聯邦政府承認烏克蘭共和國的獨立與主權，同時爲了共同防禦及鞏固兩個國家的利益，又承認必需聯合兩個國家的資源。其他的蘇維埃共和國也都步着蘇維埃烏克蘭的後塵，在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與亞塞爾拜然締結了軍事與財政經濟的同盟，在一九二一年一月蘇俄與白俄羅斯也締結了這樣的同盟。

蘇維埃喬治亞在它推翻了英法帝國主義走狗，喬治亞的孟雪維克政權以後，也在一九二一年走上了與蘇俄建立條約關係的道路。民族主義反革命在喬治亞將近三年統治的結果，就是加強了外高加索許多民族的糾紛。

必需支持外高加索勞動者前進分子的努力，首先必需支持巴庫工人的奮鬥，以便造成一個能夠幫助建立民族和平的新機關。這樣的機關就是外高加索各蘇維埃共和國團結成的兄弟聯盟。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喬治亞、亞塞爾拜然與亞美尼亞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舉行的聯席會議，締結了一個關於組成外高加索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同盟的條約。在巴庫召集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外高加索蘇維埃代表大會又決定取消聯邦同盟，組織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外高加索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爲領導機關。喬治亞民族派與托洛斯基派曾經進行殘酷的鬥爭反對建立外高加索聯邦，企圖利用喬治亞在地理上與經濟上的優點來適應喬治亞民族主義的利益。蘇俄政府與列寧、斯大林本人都曾經積極援助外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來鞏固外高加索勞動者之間的以及外高加索與蘇俄之間的兄弟合作。

因此，由於在偉大俄羅斯人民領導之下一切民族的共同努力，就在所有民族區域內完成了國家建設。每一個共和國都通過了並且批准了自己的憲法。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各共和國，布哈爾與霍萊斯姆人民共和國都與蘇俄締結了條約。

蘇維埃國家的一切人民都團結在俄國人民的週圍，都開始執行新的經濟任務，這些

任務是由於內戰勝利結束而提在他們面前的。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代替徵糧，城市工業的恢復與發展以及農村經濟的迫切需要，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必需進行新的自我犧牲的工作，這種工作的主要重擔就落在俄國工人階級的肩上。蘇維埃國家各種人民的親密合作與互助並不是很容易立刻搞好的。僅僅由於俄國人民的不可估量的援助以及他所提供的犧牲，藉以鞏固蘇維埃政權，並在所有民族共和國恢復國民經濟才幫助克服了這些新的困難。

經濟復興的任務要求動員各蘇維埃共和國所有的全部經濟資源。在歷史上早已形成的各區域的分工使得各民族共和國不可能分離存在。例如煤炭與冶金工業的中心是東巴斯，也就是烏克蘭。而石油工業的基地却在亞塞爾拜然的巴庫。棉花區域則在喬治亞與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同時所有製造工業的基本部門都集中在蘇俄的城市中。在這樣分工與工業分佈的情況下，俄國工人階級祇有在各民族共和國實行經濟政治聯合的條件下才能建設社會主義經濟。

國外的政治條件也要求各共和國實行統一團結，如國內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保證蘇維埃國家的防衛，祇有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共同努力，一致支持蘇維埃政府才有可能。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舉行的國際會議明顯的告訴我們：必需共同執行對外政策，並統一團結所有蘇維埃的外交代表。

最後，必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範圍內，使各民族獲得全面發展，這也推動了各蘇維埃共和國走上了統一團結的道路，因為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內，所有的相互關係都不是建立在人剝削人的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各民族都團結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基礎上。

生活逼迫要尋找更加親密的與適當的蘇維埃各共和國合作的形式，蘇俄——俄國人最老的共和國——的存在指明了各種民族有親密聯合成為一個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可能與必要。

各民族勞動者團結為一個聯盟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已在蘇俄第十次蘇維

埃代表大會上奠定了始基。這種團結各民族共和國爲一個總的國家聯盟並以俄國人民爲這種聯盟的核心事情，乃是根據各共和國本身的建議而產生的。第七次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了一個告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與亞塞爾拜然的工人農民書，號召「立刻開始組織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第四次全白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也通過了同樣的決定。表示相信行將召開的蘇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外高加索各共和國的代表一起，將造成所有兄弟共和國勞動者統一的堅固團結的同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莊嚴的開幕了第十次蘇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之團結曾經作了一個報告，他曾經着重指出那些喚醒各民族團結爲一個聯盟的國家的因素，斯大林同志並且指出兩個多民族國家的形式，一個是資產階級的，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他說：

「難道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世界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多民族國家

逐漸衰落分化爲各個組成的部份（例如大不列顛，它現在就不知道怎樣解決印度、埃及與愛爾蘭的問題，又如波蘭，它也不知道怎樣解決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人的問題），但在我們聯邦內團結了不下三十個民族，相反的我們所看到的却是各獨立共和國國家關係的鞏固過程，這種過程是趨向於日益親密的結合各獨立民族爲一個獨立國家。你們看看這便是兩種國家統一的形式，其中第一種是資本主義的形式，它引向國家的瓦解，而第二種蘇維埃的形式却相反的、逐漸的、但是堅固的結合以前各獨立民族爲一個獨立國家。」（「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一五〇——一五一頁）

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認爲建立統一的國家聯盟是適時的並且是必要的，這種聯盟的基礎應該是各共和國志願與平等原則，它們都保持自由退出共和國聯盟的權利。

大會主席加里寧在這次歷史性的蘇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時，很興奮的聲稱道：「我現在看見綉着五個神聖的字母 РСФСР 的紅旗怎樣在我們面前飄揚，我們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全蘇維埃俄羅斯聯邦的全權代表都願意使這個尊貴的以戰鬥

和勝利著稱的並由工農的犧牲鞏固起來的旗幟，拜倒於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之前。

「我們現在看見已經升起了一面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新紅旗，同志們！我現在看到這面旗子是握在列寧的手中，同志們！向前進吧！高舉這面旗幟！使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都能看見它。」（「蘇俄第十次代表大會紀錄」第二二三頁）

經過幾天以後，這位俄國人民出色的兒子，俄羅斯聯邦的領袖加里寧的鼓勵的話，都在蘇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獲得了實現（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這次大會組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代表大會以極大的熱忱批准了關於組織蘇聯的宣言及條約的草案。這些歷史的文獻着重指出，僅僅由於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才可能根本消滅民族壓迫，造成互信的環境，及奠定各民族親密合作的基礎。

宣言向全世界聲明：「新的聯盟國家乃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就已經奠定的各民族和平共處與親愛合作之基礎的真正結果。」

由四個共和國代表簽署的關於組織蘇聯的條約，替新的聯盟國家起了一個名字叫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這樣就執行了俄羅斯民族一切前進人士的幻想，他們堅定的相信舊的壓迫人的俄羅斯將告終結，新的自由的俄羅斯勝利的日子終將到來。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已把這種長期的幻想表現出來了。

「今天是新俄羅斯勝利的日子，它已經粉碎了民族壓迫的鎖鏈，組織了對資本的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喚醒了東方民族，鼓舞了西方工人，並把一枝紅旗從黨的旗幟變為國家的旗幟，把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都團結在這個旗幟的週圍，以便聯合他們成爲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將來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象徵。」（「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一五八頁）

由於偉大俄羅斯人民及其前進力量——由列寧斯大林的思想 and 組織的天才所鼓舞的俄國工人階級——兄弟援助的結果，已經把一九一七年十月所開始的建立新式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完成了。

偉大俄羅斯人民的指導組織作用，把俄國一切民族都團結在一個總的國家聯盟中，這種作用已經反映在蘇聯的國歌中：

「各自由共和國的不可破壞的聯盟

早由偉大俄羅斯長久團結起來了。」

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在它的道路上曾經遇到了很多的困難與阻礙，若不克服這些困難，它是不會鞏固起來的。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曾經指出阻礙它發展的三個基本因素：這就是大俄羅斯的狹義愛國主義，實際上的民族不平等與地方民族主義，後者也時常轉變為狹義愛國主義。

大國的狹義愛國主義的殘餘是大俄羅斯人過去的優越地位的反映。這些殘餘表現於若干俄國的蘇維埃工作人員，以無所謂的官僚主義態度，對待新民族共和國的需要。斯大林同志因為要求與大俄羅斯狹義愛國主義的殘餘作堅決的鬥爭，就在他向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提綱中寫道：「祇有這些殘餘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實際工作中，被堅決無保留

的剷除了，多民族蘇維埃國家才會真正鞏固起來，而在這個國家的各民族合作也才會真正親密起來。」（「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一八七頁）

斯大林同志在上述提綱中還指出另一個嚴重的必須克服的遺毒，以便鞏固蘇維埃多民族國家，這種遺毒之內容就是事實上的，也就是說蘇聯各民族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不平等，沙皇制度與俄國資產階級把各民族區域變爲落後殖民地的政策，造成了所有這些區域與人民都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大大落後於俄羅斯中央區。許多民族都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沒有能夠發展自己的文化，如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所指出的，要消滅事實上的不平等，祇有俄國無產階級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上對於落後民族予以真正的長期援助才有可能。斯大林同志說道：「否則便沒有理由可以打算在統一的聯盟國家範圍內搞好各民族正確的堅固的合作。」（全上第一八八頁）

在非俄羅斯人民中民族主義的殘餘也妨害多民族國家的順利發展，這些人民還沒有除掉舊時的民族恥辱的感覺，這些殘餘表現於民族的隔膜，對於俄國人所採取的各種措

施，缺乏完全的信任。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批判了大國的狹義愛國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要求採取一切步驟使蘇維埃政權在各共和國內變為親切可以了解的。斯大林指出：「爲此不僅學校，而且所有黨的與蘇維埃的組織和機關都必須逐漸民族化，以便他們的行動在語言上都爲大眾所了解，而執行職務的條件，都能適合每一個民族的習慣。」（「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二五七——二五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曾經提出以下的建議：在聯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中成立兩個平等的院，其中第一院是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組成，第二院是由各共和國和民族區域選舉組成。斯大林同志指出有了這兩個院才能不僅保護毫無例外的全體勞動者的階級利益，而且能夠保護純粹的民族利益：「我們就有了一種反映一切住在共和國聯盟境內的民族與種族的特殊利益之機關。」（全上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在鞏固剛剛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方面，乃是一個

很大的指路碑。它指出了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這個問題是決定過去的大國民族無產階級與從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的正確關係，斯大林說道：「假若無產階級能夠與異族的農民建立一種足以摧毀他們對於全體俄羅斯人一切不信任的殘餘之關係，這種殘餘是由於沙皇制度的政策許多年代所教育和灌輸成的，假若俄國的無產階級更能達到完全的互相了解與信任，不僅在無產階級與俄國的農民中，而且在無產階級與以前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中，建立真正的聯盟，那末任務就可以解決了。」（全上第二四〇頁）

俄國人民在各方面都表現了勞動的英雄主義的奇蹟，證明了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有最偉大的信任，並且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在短促的歷史時期以內，就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變為偉大的工業化與集體化的強國。

在蘇維埃多民族國家內堅決的徹底的執行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促成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蘇聯工人階級在鞏固與民族區域的農民聯盟時，又加強對於一切被解放的人民，在

其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的援助，蘇聯所有種族與民族的平等原則已經成了蘇維埃多民族國家的不可動搖的法律。俄羅斯聯邦取之不盡的資源，都用在發展一切落後國家的生產力方面。蘇俄在五年計劃年代建立的工業中心都成了發展各民族共和國新經濟區域的基礎，俄國工人在莫斯科、列寧格勒、高爾基、斯維得洛夫斯克及其他蘇俄的工業中心，製造的母機與工具機，都運送出去裝備各民族共和國的工廠與作坊。藉賴蘇俄的援助，在各自治共和國與聯盟共和國內已經建設了好幾千工廠作坊與電力站。俄國的工人與專家都派送到蘇維埃的民族共和國，在那裏教育土著人民的新工人幹部，並把自己的生產經驗傳給他們。

由此可見各民族的發展都是根據堅固的物質基礎以及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這可以由中亞細亞各民族分立的例子特別明顯的看出來，他們組成了若干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以代替多民族的土耳其斯坦。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關於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的演說中指

出，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發展與存在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它們的發展與團結成民族並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的保護之下，而是在蘇維埃政權保護之下。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事實，但這究竟是事實。」（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五六頁）。

中亞細亞與卡薩赫斯坦各民族——塔吉克、土爾克曼、卡薩赫、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在十月革命以前都還不能形成獨立的民族。落後的經濟、自然經濟、畜牧的與半畜牧的生活方式，以及氏族風俗的殘餘，所有這一切都阻礙了他們的發展。祇有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方造成了他們民族復興的條件。

在偉大十月革命的時候，土爾克曼人還是分爲俄屬土耳其斯坦與布哈拉兩部份，他們沒有統一的領土、統一的語言與共同的文化。塔吉分散的種族，當時也是在布哈拉酋長的統治之下。

中亞細亞的其他人民，也分散爲幾個國家，烏茲別克人與卡薩赫人都是住在布哈

拉、海瓦與考干達。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舊的土耳其斯坦邊區境內建立的土耳其斯坦自治蘇維埃共和國原本是多民族共和國。

蘇維埃政府不願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反抗，在一九二四年還是實行了中亞細亞民族國家的劃分，從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分成兩個很大的共和國，一個是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另一個是土爾克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織內，根據自治共和國的權利還加入了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國家是由過去的布哈拉汗國及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山嶺部份構成的。

由於塔吉克人在經濟與文化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功，一九二〇年塔吉克斯坦就改組爲聯盟共和國，即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卡薩赫人居住的西爾達林與謝米萊欽兩省區都歸併到卡薩赫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因而領土大大擴張，這樣便完成了合併卡薩人爲一個統一的民族蘇維埃國家的任

務。一九二五年四月卡薩克斯坦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就恢復了歷史上卡薩克人的正確稱呼，在這以前這種人是被稱爲吉爾吉斯的，同時也改了共和國的稱謂。從此以後它就叫做卡薩赫自治共和國了。

在一九二四年又建立了吉爾吉斯自治省，一九二六年改組爲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從一九三六年起吉爾吉斯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又改爲聯盟共和國。

新共和國的界綫都是嚴格的按照人種原則劃歸每一民族共和國，中亞細亞的民族劃分幫助了這一區域的人民，第一次實現了自己的民族國家統一，並造成了各種條件，以便在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加速土爾克曼、烏茲別克、塔吉克、卡薩赫與吉爾吉斯各民族形成的過程。

各民族真正親愛合作的榜樣，就是蘇維埃各共和國在戰爭的嚴重時期彼此所給的援助。以及在消滅法西斯蒂侵略後果的工作中繼續互給的援助。法西斯蒂給予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立陶宛、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的損失特別嚴重。但是，自從把德國侵略者從它

們的領土上趕走以後，還不到三年，在蘇聯的強大支持與其他人民親密援助的條件下，這些共和國在恢復自己的國民經濟中比較資產階級統治的二十年所獲得的結果要多許多倍。

因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在實踐中已經證明了落後國家與人民在先進國家工人階級援助之下，有向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完全可能。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之下，新的蘇維埃各民族都很順利的團結起來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這樣的發展就造成了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賤民與奴隸人民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抬起頭來，高升到真正自由的與真正平等的人民地位，並且以他們的榜樣來傳染全世界的被壓迫人民。」（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八九頁）

好幾十種新人民例如在沙皇制度下趨於滅亡的邱奇族，愛丸克族，烏得格族，納那依茨族，尼亞赫族，尼梅蘭族，考列克族，尤加基爾族等等，現在都復興了並且參加了積極的政治生活。許多被忘記的人民和種族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由於無產階級勝利的

結果，都已獲得了新生命與新發展。在俄國人民援助之下他們都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開辦了自己的學校，並用自己的語言出版報紙和書籍。

俄國人民對於一切共和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困難事業中曾給予巨大的援助，幫助了他們最快的消滅經濟與文化的落後。但在過去俄國資本家曾經以人爲的方法阻礙了俄國各邊遠區域的工業建設。

蘇維埃政權已經把農業的邊疆區域變爲新的社會主義工業的中心，由於俄國人民不斷的援助，許多落後的東方區域都已經發展爲冶金、煤礦、石油、機器製造與電力的強大根據地。

各民族區域的工業生產，甚至於比較蘇俄都要增加得快得多，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工業生產比較一九一三年在蘇俄增加了七·八倍，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七·九倍，在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一五·九倍，在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一八·六倍，在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一二倍，在

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一·六倍，在卡薩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一一·六倍。

俄國人民援助的結果，對於像蘇維埃東方各共和國那樣在過去沙皇制度統治下的經濟落後區域，特別顯著。

在一九二〇年當卡薩赫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初告成立之時，它的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中所佔之比重，不過祇等於百分之六·三，但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總結時，這一共和國工業生產的比重已經升到百分之五六·八，卡薩赫克斯坦包括在蘇聯工業化總計劃中，是當作一個具有龐大天然富源的區域。爲了製造這些富源，蘇聯政府給予卡薩赫斯坦以不斷的援助。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的四年中，僅僅對於一個里得洛夫冶金開礦聯合工廠就耗費了一千萬盧布以上，蘇聯政府對於建設其他大規模企業也撥出了巨額投資。俄國工人階級對於土西鐵路之建設也給予很大的援助。土西鐵路發展了許多新的民族幹部。蘇聯各民族的成千成萬的工人都爲建設鐵路而工作，把卡薩赫共

和國與蘇聯的工業文化中心連接起來。

俄國人民在各民族共和國的農業集體化中，也起了同樣大的作用。由俄國工人的手在烏拉爾、斯大林格勒與莫斯科製造的拖拉機與複式收割機都送到各民族共和國的鄉村中，幫助他們在那裏建設集體農場。俄國城市的前進工人在各民族共和國領導集體農場運動，例如一二〇〇個俄國工人曾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到卡薩赫斯坦予當地的農民以最大的援助，與大地主和富農作鬥爭，以大批的機器從俄國各城市送出去，供給卡薩赫斯坦的各集體農場。在各民族共和國的田野中有好幾千輛拖拉機，複式收割機，各種各式的農業工具，都在那裏工作。俄國人民的兄弟援助，促成了集體農場制度在所有民族共和國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基礎上，在俄國人民兄弟援助的條件下，在所有民族共和國內都已順利進行了消滅富農階級，並最後摧毀那些阻礙落後人民順利走向社會主義的族長封建制度殘餘的基礎。

對過去散漫的人民，經濟生活的共同性，足以促成每一民族的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迅速的發展。例如土爾克曼在革命以前就有很多種族的成語，但沒有統一的文字語言。在蘇維埃政權年代，尤其在民族界綫劃分以後，就很順利的造成了文字語言。在革命以前，其他許多民族也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和文學。有若干人民曾經利用親近的較爲發展的人民的語言。例如巴西基爾人就利用韃靼人的語言。其他人民甚至利用完全與自己無關的語言，例如土厥斯坦人就利用阿拉伯語言。

僅僅由於俄國人民的兄弟援助，在社會主義共同勝利的基礎上，那些沒有文字的人民才有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字和文學語言。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祇有十四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有文字的已增至四十六個民族。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教育機關中，都在培養語言學專家的幹部，這些專家就幫助一切落後民族創造他們自己語言的有科學根據的字母與文法。

對於各民族共和國文化革命之發展起這巨大作用的就是放棄阿拉伯字母這一個極重

要的步驟，這種字母曾經阻撓了羣衆的識字普及。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東方各民族的文字都由阿拉伯字母轉爲專門研究出來的拉丁字母。不過蘇聯各族人民日益趨向學習俄文，作爲互相接近的強大工具，又引起廣大運動，從拉丁化字母轉爲按照俄文寫的新字母。一九四〇年在若干共和國內——烏茲別克、土爾克曼、亞塞爾拜然等，進行的文字改革，對於東方民族的人民大眾認識俄國人民的偉大文化是有巨大意義的。

轉入以俄文字母爲基礎，但適應各種語言歷史特徵的字母，對於以前落後民族識字之推廣是有很大幫助的。在十月革命以前，在非俄羅斯民族中，識字的百分比沒有超過百分之二——三。普通學校是很少的，大學完全沒有。在蘇維埃政權的三十年中，在所有民族共和國內，都發生了真正的文化革命。在所有民族共和國內，幾乎都完成了消滅文盲，實行了普及教育。好幾千中學與好幾十大學都對民族共和國的天才青年大開方便之門。幾乎在所有民族共和國內，都設立了科學研究院，年青的學者都在貢獻他們的研究成績給蘇聯科學與世界科學。

每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學寶庫都成了蘇聯各族人民的共同財產。蘇聯的書籍現已用一九種語言出版。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在蘇聯用各種民族語言（俄語除外）出版的書籍共有一億三千四百萬冊。建設了各民族的出版所。民族報紙發展到空前未有的規模。好幾十個蘇聯民族都經過自己的文字來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各種不朽的古典著作，以及偉大的古典文學創作和蘇聯作家的優良作品。

蕭塔·盧斯台維利的詩「虎皮武士」已用十四種文字出版。亞美尼亞的史詩「大尉·沙遜斯基」已用七種文字出版，卡薩赫詩人詹布爾的詩集已譯成二十一種文字，而烏克蘭人民詩人塔拉斯·謝夫欽科的作品更譯成三十三種文字。

俄國古典作家的著作，尤其是普希金、托爾斯泰與高爾基的著作幾乎譯成了蘇聯所有民族的文字。

偉大蘇聯作家高爾基對於全體蘇聯人民曾給予民族文化之發展以巨大的援助。在他直接領導之下，發生了形成蘇聯多民族文學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俄國文字與俄國文

學表現了特別的團結力量。一九三四年出席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有五十二個民族的代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向全世界十分明顯的表示了蘇聯多民族文學發展的偉大場面，以及高爾基成爲「民族文學之父」的巨大作用。

在所有民族共和國內，文化的巨大發展並不是由拒絕民族文化的代價獲得的，相反的，是在民族文化的廣汎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獲得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每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內都是把各族人民的民族傳統和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共同生命利益協調配合發展起來的。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學的發展是與復興的各族人民民族自覺的發展相關連的，這些人民都已在新的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條件下，在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勝利的條件下，獲得了新的社會主義生活。所以每個民族的新文化的特徵就是文化的民族形式與其社會主義內容的統一。

俄國人民過去和現在都在幫助蘇聯各民族發展他們的文化。俄國文化在所有民族社會主義文化中所起的這種領導作用是由於俄國人民是參加蘇聯各民族中最優秀的民族，

俄國人民已被公認是蘇聯各族人民的領導力量。

新式的蘇維埃多民族國家是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展改善與鞏固起來的。社會主義關係在城市和鄉村中的勝利，保證了蘇維埃國家的階級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而在蘇聯各民族相互關係方面也發生同樣的根本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反映在偉大的斯大林憲法中。斯大林同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着重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在我們國家內勝利的結果，國際主義的思想與蘇聯各民族友愛的思想已經昌盛起來了。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我們國家完全消失了互相不信任，相反的，發展互相友愛的感覺，並在統一的聯盟國家制度中搞好了各民族真正的親密合作。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勝利使得以各民族自由與志願參加為基礎的蘇聯成了世界上最鞏固的國家。蘇聯的統一形式是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最完善的形式。

蘇聯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種多民族國家，在這種國家內，全部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全部國家管理的最重要部分志願集中制上面。蘇維埃的民主集中制保證了一切政權機關都

必須經過選舉，這些機關必須向勞動者進行廣泛的報告，對於領導機關的決議必須執行。民主集中制同時又給了利用被解放人民地方創議的完全可能。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國家賴以建立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廣大基礎，保證了各民族的勞動階級都能互相信任合作與互相了解，這些民族在歷史中還是第一次獲得了參加建設自己國家生活的可能。蘇維埃多民族國家是比較任何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都要更加堅固和強大的一種國家組織。

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保證了多民族蘇維埃國家的堅固與力量，這個黨團結了蘇聯所有民族中最優秀的力量與前進分子。

蘇維埃國家制度的不可摧毀的威力，在偉大愛國戰爭時期反對德國法西斯蒂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已經特別表現出來了。同時又表現了蘇聯各民族友愛和睦的新思想的最偉大力量，這種思想鞏固了我們多民族蘇維埃國家的道德政治的統一。蘇聯愛國主義，各種人民的友愛，與道德政治的統一，便是使蘇維埃國家制度成爲全世界最強大最

前進的制度的新的推動力量。

斯大林同志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七週年的報告中，對於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關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實質與力量，已經給了古典的定義：

「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是在於它所有的基礎，並不是種族的或者民族主義的偏見，而是人民對於自己的蘇維埃祖國所表現的深刻忠誠，以及我國各民族的勞動者的友愛和睦。在蘇維埃愛國主義中，各種人民的民族傳統與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共同生命利益，已經很協調的結合起來了。」

種族的和民族主義的偏見，以及對於其他民族的仇視和忌恨，這些現象對於蘇聯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在法西斯蒂強迫加在世界上的戰爭中，所堅持的是各民族友愛的偉大思想，勞動者團結與合作的偉大思想以及完善的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偉大原則。斯大林同志在總結我們強大的多民族蘇維埃國家的成績時着重指出：「現在所談的已經不是關於蘇維埃國家制度的生活能力問題，因為它的生活能力已經沒有疑問了。現在所

談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已經成了多民族國家的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所代表的乃是這樣一種國家組織制度，在這裏民族問題與各民族合作問題比較在任何其他多民族國家內都要解決得好些。」（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載一九四六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三期，第四頁）

兩種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形式，是由解決民族問題的兩種原則上不同方法來決定的，斯大林同志在分析這兩種矛盾的方法時指出：

「從前『公認的』以爲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就是各民族互相分離的方法……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下面一個事實，那就是它給了這種傳說以致命的打擊，並且在事實上證明了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方法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在事實上又證明了各民族的工農根據自願與國際主義的原則實行兄弟聯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九〇頁）

各民族的工農發展了兄弟聯盟的國家例子，就是一切新民主國家，它們自己已經建立了人民的民主制度。不過這祇是走向更高的更加完善的多民族國家的形式一個階級，這種國家的榜樣現在已由蘇聯表示出來。

蘇聯之建立對於保證俄國各民族之獨立具有很大的意義。團結在統一的聯盟的蘇維埃國家內，並且在國際帝國主義面前，表現了強大團結力量的蘇聯各民族，對於帝國主義者破壞蘇聯經濟和政治地位的任何企圖，是能夠友愛而且順利的予以反抗的。假若沒有強大的蘇聯，那末每一個共和國必將個別的成爲外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對象。

蘇聯各民族の友愛乃是列寧斯大林的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

蘇聯全體公民不管他們屬於什麼民族和種族，在蘇聯一切經濟文化與社會政治生活方面完全平等，這已在斯大林憲法中確定了（見一二三條）。

蘇聯法律認爲宣傳民族仇視種族忌恨與輕視，根據公民所屬之種族和民族予他們以直接或間接的權利的限制或者相反的規定直接和間接的優越權都是犯罪的。

形式上在美國和英國，弱小民族在法律上是與統治的民族「平等的」。但在事實上，不是平等，而是普遍的限制、歧視、屠殺與「凌歧(Lynch)法院」。在自認爲民主國家的美國、英國和法國，民族問題都沒有解決，而且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也不能夠適應少數民族的利益予以解決的。明顯的例子便是美國的黑人問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問題，越南民族反對法國殖民家的英勇鬥爭，印度尼西亞人反對英美支持的荷蘭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以及在南非聯邦內對於印度人的歧視。

英美帝國主義者企圖鎮壓民族解放鬥爭，阻止歷史上早已形成的獨立國家之獨立。帝國主義思想家反對殖民地人民獲得獨立的國家存在的權力。他們要求「限制民族主權」並且以另一種原則——各民族之間的大陸聯繫與每民族主權對立。在事實上這種限制民族主權的「理論」，不過是英美帝國主義走向帝國主義擴張的企圖。

但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解放戰爭過程中，各附庸國家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無比的發展起來了，而蘇聯對於這些民族乃是真正民主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明顯榜樣。

人民的民族自覺正在增長。希臘、印度尼西亞與中國的人民正在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爲着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而奮鬥。全世界的一切進步力量都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後者乃是掩飾帝國主義擴張與準備分割世界的新戰爭的烟幕。

全世界的人民都明白：「英美帝國主義國家和與它們接近的國家現在都變成了民族獨立與人民自決的危險敵人，而蘇聯與新民主國家却是擁護人民平等與民族自決的可靠之支柱。」（日丹諾夫）

蘇聯現在是爭取和平的一切進步力量的先鋒。它以前進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各民族平等與友愛的思想來幫助揭穿一切新侵略者的陰謀，團結所有的反帝國主義的與民主的力量來爭取和平與各民族的安全。

——完——



(14446)